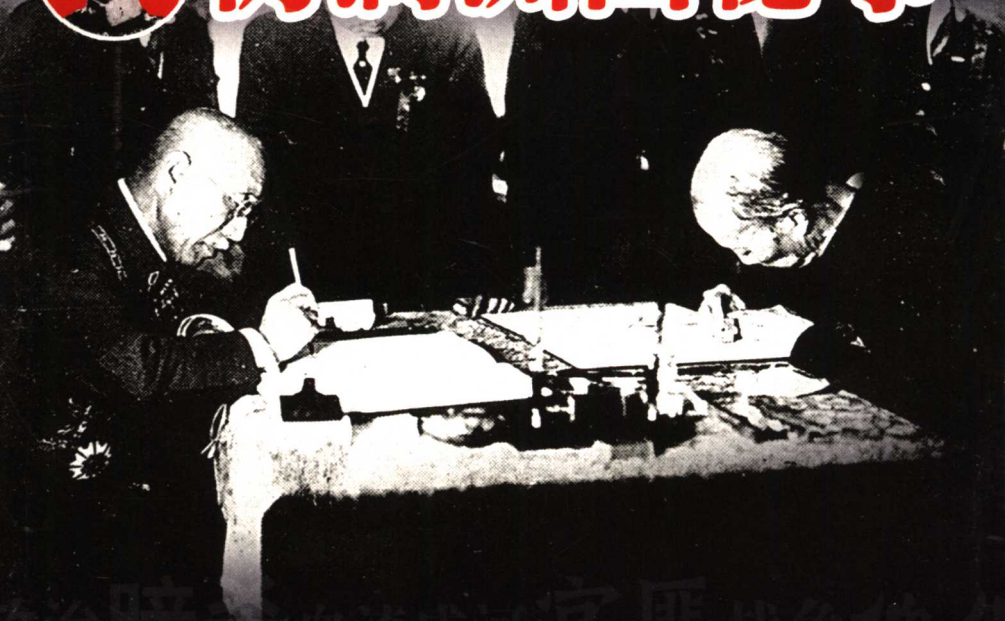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伪满洲国秘事



溥仪身边50年

随銮伴驾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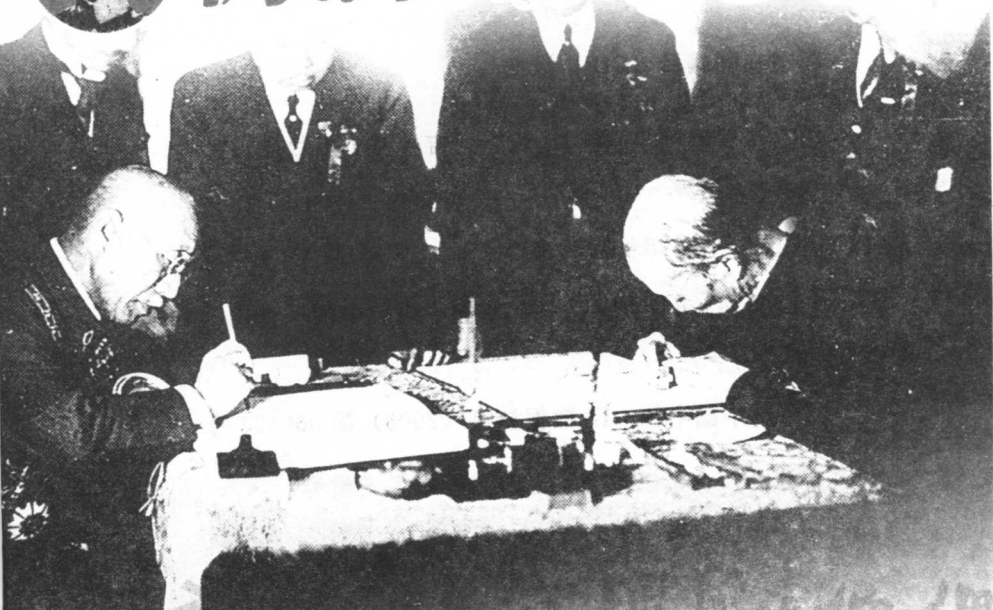
4

周珖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伪满洲国秘事



溥仪身边50年

随銮伴驾记

4

周珖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随銮伴驾记/周珖著,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
1990. 6 (2006. 4 重印)

ISBN 7-80528-077-0

I. 随... II. 周...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0433 号

随銮伴驾记 (1—5 卷)

周珖 著

责任编辑: 耿 宏

封面设计: 原创在线

吉林文史出版社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1.75 印张 20 插页 405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0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

定价: 149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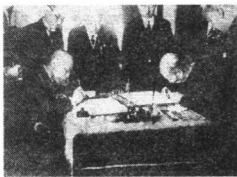
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

ISBN 7-80528-077-0

目 录

第 36 回 东道主巧赚溥仪解囊 阶下囚妙改箱笼藏宝

..... (501)



酒过三巡，宾主皆已春风满面，微露醉意。道尔吉赫乘着酒兴，说：“溥仪先生，中国有句成语，叫做‘一见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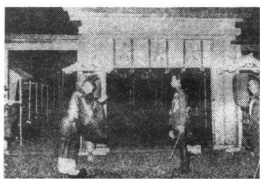
故’，咱们今日幸会，就算是朋友了。”他瞟瞟溥仪，又说，“我是军人，喜欢爽快，我看您是位慷慨大方的人，有句话恕我直言。”“不必客气，请讲。”“溥仪先生居苏三月，对这里的情况可能知道一些。我国虽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，但是，战争也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希望溥仪先生能以朋友的身份尽力支援。”溥仪恍然大悟，局长大人今天名为宴请，实则向他要财。他有些犯愁了，前些天所长大人用几块面包、几根香肠，就敲



去他一串金项链、一块白金表，现在局长大人的一桌酒席该要多大的价码呢？

第 37 回 拿班造势溥爷摆威风 寻隙找岔宠侄变“逆臣”

..... (512)



溥仪又气又恨，却不敢大声发作——苏联收容所是绝对禁止体罚的，只好把满腔怒火聚在手指尖，在

毓塘的脸腮上狠狠地拧了一下，低声骂道：“你，狼心狗肺的反叛！惇王府尽出你这样吃里爬外的败类！”毓塘捂着青肿的脸腮，哽哽咽咽地劝谏道：“皇上，都到啥时候了，还兴这个。”溥仪一听此话，火气更大了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简直无父无君了，你这是犯上作乱！在从前，按祖宗的家法，非砍掉你的脑袋不可！”毓塘在心底念道：“从前是从前，现在归现在，你也只能连拧带掐，公开打人你也不敢啦！”

第 38 回 残梦未醒冀图接家眷 福音飞至庆幸朝天阙

..... (524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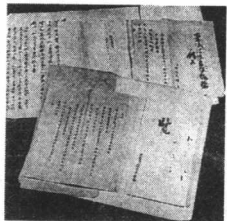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到隔壁去见张所长，没等把话说完，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“呼呼呼”几枪，窗上的玻璃碎了好几块。霍福泰赶紧闭灯，毓崇哆哆嗦

目 录

嗦地问：“张所长，怎么办呀？”张所长提着手枪，溜出大门外，先朝天放了三枪，又大骂道：“他妈的，没王法啦，想送死的过来！”这一招真灵验，再没人放枪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只听远处有人喊道：“大疤拉，你他妈还不撤！”紧接着，从一堆树丛里跳起七八个黑影，一晃又不见了。张所长又冲那边骂了一气，这才大摇大摆地回到屋里，说：“没事了，开灯吧！要不是我在这里，你们都完啦！”严桐江心领神会，马上塞过去2 000钞票。二额驸为人精明，一下子全明白了，这里的警察和流氓串通一气，在敲竹杠呢！

第 39 回 驸马爷遇匪险遭灭顶难 八路军照章收缴不义财

..... (537)



半夜里，街上响了几枪，枪声很近，好像就在后街。不一会儿，又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，好像有一队人马开过去了。公寓的人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紧张得要命，生怕大祸临头。街上又响起了脚步声，是在前街，而且渐渐近了。就听有人在门外高声喊道：“开门！”紧接着，大门被砸得叮咣山响。严桐江无奈，叫随侍打



随銮伴驾记（第四卷）

开大门。黑暗中，忽地冲进十几个端枪的人，一下子把严桐江等人围住，喝道：“不准动，举起手来！”在大厅里，一个腰别手枪的人说：“我们是民主联军，你们被俘虏啦！现在请我们后勤部李政委讲话。”一个中等身材，脸庞黑瘦的人走上前，操着四川口音：“大家不要怕，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！”

第40回 辗转返长春玉琴归故里 流落至图们婉容奔西天

..... (548)



大家见婉容疯疯癫癫地从后屋挣出来，一齐伏首跪下说：“皇后主子吉祥！”婉容被地上的一堆人挡住去路，猛然停下脚步，呲起焦黄的烟牙，狞笑开了。她头上两寸多长的短发，随着笑声扎撒开来，活像一只刺猬猬。女眷们悄悄地把怀里的孩子搂紧，男人们也不由自主地向后蹭了蹭。“外面风寒，皇后主子起驾回宫吧！”严桐江等人低头催请。“回宫？什么宫，那是牢狱！荣源贪图富贵，害了我一生，让我人不人，鬼不鬼。我非到十殿阎君那儿告他不可！”婉容张牙舞爪地又要向前冲。太监、老妈拽不动她，严桐江等人又不敢犯“大不敬”。正在束手无策之际，忽听有人厉声说道：

目 录

“皇后是一国之母，岂能在大庭广众下抛头露面，请回屋吧！”严桐江知道二格格出来了，心里有了底，再偷偷抬头去看那皇后，只见她疯劲早没了，无力地靠在老妈儿的身上，目光呆滞地盯着二格格。

第 41 回 捐金弃玉珍珠付一炬 闻雷失箸魂魄飞九霄

..... (561)



溥仪抱着膀子四下浏览着，毓岳说：“这回咱们可以放心地去洗澡了。”哪知话音刚落，溥仪“啊呀”一声，突然捂住胸部，脸色惨白，额上汗水涔涔。黄子正赶紧扶住皇上，着急地询问哪里不舒服。溥仪指着前胸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，这里……”“心脏？快去找医生。”溥杰吓坏了，一听说皇上心脏出了毛病，急忙吩咐大李。“别，不，是袋……”溥仪气急败坏地说。黄子正年老耳陈，诧异地问：“不对吧，胆怎么能长在前胸呢？”“唉？”溥仪一跺脚，说：“糊涂，珍珠袋子！”众人恍然大悟，是那一千多颗珍珠。溥仪怕摆在明面上被发现，一直放在衬衣上特制的大兜里。方才毓岳说去洗澡，他猛然想起这件事。苏联人说，不准洗澡时要检查衣物，那可怎么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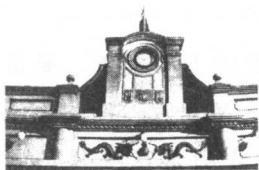


随鑫伴驾记（第四卷）

呢？“李国雄，你看有什么办法？”溥仪哭丧着脸问道。大李搔搔头，这位“智多星”也面露难色了。溥仪瞅瞅高大而滚烫的“别拉达”，狠狠心说：“扔到里边烧掉吧！”

第 42 回 粉刷别墅误认同意定居 试探口风坚持要挟条件

..... (573)



溥仪他们按照副所长阿斯尼斯大尉的指示，鱼贯走入楼内。只见迎面有一间宽敞的大厅，把走廊分成东西两段。大厅中央陈放着列宁和斯大林金色半身塑像，墙上悬挂着两幅长着大胡子的人的巨大画像。溥仪认得塑像是苏联领袖。他斜眼瞟瞟大尉，抢前一步，弯身向塑像行个最敬礼，口中念念有词地说：“斯大林先生是 20 世纪的俊杰，把溥仪从日本魔爪下解救出来，溥仪没齿不忘先生的大恩大德！”说着，又深深一鞠躬，眼角还挂着两滴泪珠儿。阿斯尼斯懂得汉语，微笑地点点头。万嘉熙在一旁问：“大尉先生，墙上的画像是谁呀？”大尉眉头一耸，惊讶万分，象审视精神病人似地盯着老万，良久，才说：“你连闻名世界的伟人都不知道？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呀！”

SUILUANBANJIAJI

第 43 回 御弟当值高读联共史 群臣消遣鏖战麻将牌

..... (586)



张景惠领着几个心腹，非常神秘地嘀咕起来。原来他看到楼上日本人因组织了马列学习会受到所方的表扬，也想拉杆大旗占个山头，给苏联人留个好印象。阮振铎作难地说：“人家日本将官里面什么人材没有？咱们这里谁懂马列呀？”“嘿嘿，你老阮聪明人咋糊涂哩？”张景惠眨巴着眼睛，操着台安地方土音说：“好歹应个景呗，不能讲，照本念也中。你们都念过洋学，比试比试，做个样子给所长看看嘛，谁让你真心读那玩意来着？”老阮苦笑着说：“学什么呀，连书都没有。”张景惠有点生气了：“你看你，活人还叫尿憋死啦，找所长要不就行了？还显得咱，叫什么来着……积极！”

第 44 回 臧式毅误释服劳役 赵少将拒纳赐佳饩

..... (602)



毓岳带着血肠，趁人不注意，绕到东门外，找到坐在门口发呆的赵伟，小声说：“赵将军，皇上说您一向忠于朝廷……”赵伟听后十分害怕，连连摆手说：“不不，那是



从前的事，现在我和他没关系！”毓崑说：“谁说没关系？皇上惦记您呢，赏您猪肉血肠一盘，快谢恩吧！”赵伟紧张极了，吓得直往后躲，挥手说：“快拿回去，我不要，我不……”他只顾左右观望怕人看见，只听“叭嚓”一声，菜盘被他拨弄掉了，猪肉、肠子洒了一地。赵伟紧张地左右瞧瞧，说声“对不起”，像躲避灾星似地拾腿溜走了。剩下毓崑站在那里直发傻。溥仪听过禀报，气得晚饭都没吃。他万没想到，“真龙天子”已经落到没人愿意搭理的地步了！

第45回 皇侄偷车轮吓个半死 国丈荐贤臣气得发昏

..... (616)



宪均叩了一串响头，扬起被泪水洗得油亮的“桔皮”脸，哭道：“奴才盼星星、盼月亮，这回可见到主子了！”溥仪瞧宪均那副卑恭的样子，暗想：“他们一窝子全吃东洋饭，还能有忠于皇室的？或许烂泥中能冒出一支莲荷？”溥仪想了想，从床下拖出一只衣箱，在里面拣出两只嵌宝石金戒，赏给他二人。他俩一齐叩头谢恩退出。站在一旁的荣源，从溥仪翻箱子时起，就瞪大了一双牛眼紧紧盯着藏宝箱子，见甘、宪二人欢天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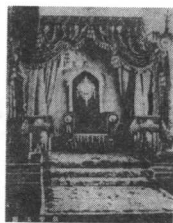
第46回 受命小秀偷卖金针 报恩老万擅换卢布

行市，何况在官场上混了？老蒋溜到台湾，妈拉巴子他算垮到底啦，再不赶快跟共产党搭上头，哼！”他用眼睛白白大伙，气哼哼地说：“人家‘封神榜’都排完了，等咱们回去时，蹲灯笼杆吧！”“干爹，共产党能得意咱们这号人？”柯镜涛首先就不放心。“嘿嘿，苏联不也是共产党吗？这几年把咱们咋样了，动咱一根毫毛没有？”张景惠用眼睛转圈扫视着，又说：



“先别自己灭自己的威风，谁当政都得启用咱们！”“能跟毛泽东政权联系上吗？”老谷心活了，着急地问。“发一封贺电吧，表表大伙归附之意，也看看中共的反应，投石问路嘛！”老阮建议。“我看这事儿可以。”张景惠拍着大腿，说：“就照老阮的意思办！”

第 47 回 返故国提心吊胆 恐厄运装疯卖傻 …… (641)



别尔缅阔夫悄声对溥仪说：“第一批回国的伪满省长王子衡、曲秉善已经判了死刑。”他有意瞅瞅脸色煞白的皇帝，又冷言冷语地说：“你们一进中国国境，不但财产要全部没收，而且都得带上脚镣和手扣。”溥仪越听越怕，简直要支持不住了。别尔缅阔夫得意地一笑，握住溥仪的手说：“老朋友分别，留个纪念吧！”说着一把撸下溥仪的白金手表，套在自己腕上，又顺手把桌上的一支金笔插进衣兜。溥仪已经麻木了，任凭敲诈，没有丝毫反应。别尔缅阔夫指挥士兵，把大家的行李翻个底朝上，凡值钱的东西，一律扣留。所幸的是他只踢踢电影箱子，并未检查，因为他的眼睛已被溥仪搭在床上的西服裤绊住了，那上面有个金光闪闪的赤金皮带挂钩。他慌忙地去提撮

目 录

了下来。溥仪这回可急了，说：“我怎么穿裤子呀？”别尔缅阔夫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反正也活不了几天了，找段铁丝对付用用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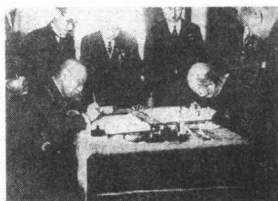
第 48 回 惊骇过度溥仪抢食送命宴 谈笑从容高岗婉致欢迎辞

..... (653)



一个身材魁伟、穿着浅灰中山装的人很气派地走进来，后边还跟着一群随员。郭厅长站起身说：“这位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同志，到这儿看看大家。”人们一听来人的官阶如此显赫，赶紧起立，肃目以待。高岗面如春风，连脸上那些豆大的麻痕都焕发出暗红的光亮。他目光炯炯地扫视全场，忽然发现有人依然伏在桌上大吃大嚼，不由得眉头微微一皱。郭厅长赶忙附在他耳边，小声嘀咕几句。高岗的眉头重又舒展开了，嘴角也再次浮出笑意。毓塘觉得不妙，赶紧捅捅溥仪。溥仪哪顾得了这些，却将桌上的东西胡乱地划拉到自己跟前，扯住衣兜就往里边塞。高岗朝郭厅长一笑，转而对大家说：“都随便坐嘛，吃点东西，压压惊！”溥仪狠狠地塞给毓塘一个苹果：“还不快吃！”毓塘躲闪着，为难地看看左右，小声对他说：“上边，留点身份吧！”

第36回 东道主巧赚溥仪解囊 阶下囚妙改箱笼藏宝



酒过三巡，宾主皆已春风满面，微露醉意。道尔吉赫乘着酒兴，说：“溥仪先生，中国有句成

语，叫做‘一见如故’，咱们今日幸会，就算是朋友了。”他瞟瞟溥仪，又说，“我是军人，喜欢爽快，我看您是位慷慨大方的人，有句话恕我直言。”“不必客气，请讲。”“溥仪先生居苏三月，对这里的情况可能知道一些。我国虽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，但是，战争也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希望溥仪先生能以朋友的身份尽力支援。”溥仪恍然大悟，局长大人今天名为宴请，实则向他要财。他有些犯愁了，前些天所长大人用几块面包、几根香肠，就敲



随銮伴驾记（第四卷）

去他一串金项链、一块白金表，现在局长大人的一桌酒席该要多大的价码呢？

溥仪同苏联少校正在屋里交易，忽听伪大臣们联名上来请愿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真如晴空霹雳，不仅令溥仪心惊肉跳，也使捷尼索夫坐卧不宁。他们两人心中都各怀鬼胎，生怕方才的事情被外人发觉。他们知道，此事一旦张扬出去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

捷尼索夫心中暗想，索取项链的事，除了和妻子商议过，外人只有身边的张绍纪知道。可是张绍纪从早晨到现在始终没离开他的身边，根本没有向外人传话的机会。因此，楼下的伪大臣们绝不可能知道此事。想到这里，少校心中有了底。他暗自盘算：“张绍纪虽然说他衷心拥护共产党，前些年还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做过工作，但是向战俘索取财宝毕竟是违法的事。让他参与，不能说不是漏洞，得赶快封住他的嘴巴。”少校狡猾地一笑，拍拍张绍纪的肩头，说：“张，你的俄语说得很好，今后就当我的翻译吧！”

张绍纪眼睛一亮，高兴地说：“谢谢所长信任，我一定尽力服务。”

哪知少校将脸陡地一变，指指自己的腰兜，逼视对方说：“项链的事不许对外人说。说出去对你不利！”

第36回 东道主巧赚溥仪解囊 阶下囚妙改箱笼藏宝

张绍纪胆怯地点点头，应道：“是。”

溥仪在一旁虽听不懂他们叽叽呱呱的对话，但从他们的神色判断，早明白了大半，知道少校也在为项链的事着急。溥仪哀叹道：“天啊，我怎么这样背时，一烧香连佛爷都掉腚。这条项链已经让我吃了一次苦头，这回可千万别再因为它倒霉。”他背过脸去，双手合十默念叨：“我佛慈悲。保佑弟子免遭劫难……”

捷尼索夫把漏洞堵好，一切安排就绪，这才吩咐叫代表进来。门一开，进来的是曾任过伪外交部大臣的阮振铎和伪勤劳奉公部大臣于镜涛。阮振铎仍装成外交官的样子，煞有介事地说：“所长先生，楼下的12位同僚推举我二人为代表，找您谈谈。”他身后的于镜涛自以为在赤塔同所方打过交道，抢上前乍乍乎乎地说：“你们这个所对待俘虏太不人道了。我们从昨天中午到今天早晨，顿顿吃的都是黑面包干，又酸又牙碜。那碗稀溜溜的大头菜汤，连点油腥也没有，猪都不愿喝！”

少校一听此话，心全放下来，装腔作势地翻弄半天眼珠子，把脸一沉，不禁勃然大怒，拍着桌子吼道：“你们已不是大臣了，还想作威作福？俘虏一律吃这样的伙食。”

“同样都是收容所，赤塔为什么比这里好得多？”阮振铎振振有辞地质问道。

“这里是伯力的红河子，不是赤塔的莫洛阔夫卡。这